

·书札整理研究·

《丁文诚公致先太守手札》考释

杨 理 论

内容摘要:重庆图书馆藏《丁文诚公致先太守手札》八通,是晚清名臣丁宝桢为四川总督之初,就处置马边夷人叛乱写给时任叙州府马边厅同知的周倬亮的一批信札。光绪间马边夷人为乱,鲜有史料留存,故此批信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信函中,丁宝桢部署人事、指导战事、施授方略、安排善后事宜,秉持夷汉并重、恩威并施的原则,办堡垒、招屯田,推行以夷制夷以达长治久安的筹边策略,深谋远虑,显示出了政治家的高远目光。

关键词:手札 丁宝桢 周倬亮 马边夷务

光绪三年(1878)正月,四川叙州府马边厅夷人作乱。三月,新任四川总督丁宝桢到任。甫一到任,便着手处置马边夷人事宜。军事部署之外,丁宝桢在人事安排上亦有一重要举措,即委派夷务处理经验丰富的周倬亮为马边厅同知兼充镇边军统领,以为平叛招抚之襄助。其间,丁周二二人相约以草书为函,互通信息。丁宝桢致周倬亮函八封,部署人事、指导战事、施授方略、安排善后事宜等,多为军政机密要件。倬亮子周询在《蜀海丛谈》中曾有交代:“是役也,文诚一以军事委公。濒行时,约遇事互以草书作函,勿拘官式。文诚亲笔致公数十函。至今尚潢表珍存。”^①这批函件以颜体行草写成,达到了极高的书法水平。后由周询装帧成册(经折装),题名《丁文诚公^②致先太守^③手札》,现藏

①周询:《蜀海丛谈》,巴蜀书社,1985年,第262-263页。

②丁文诚公,即丁宝桢(1820-1886),贵州平远(今织金)人,字稚璜。咸丰三年(1853)进士及第。历任湖南岳州(今岳阳)、长沙知府、山东按察使、布政使。同治六年(1867)任山东巡抚,任内平定捻军起义,修筑黄河大堤,创建山东机器局等,尤以诛慈禧太后宠信太监安德海,有名于时。光绪二年(1876)授四川总督,在川整顿吏治,改革盐政,缮修都江堰水利设施,创办四川机器局。光绪十二年(1886)卒于任,赐谥文诚。

③先太守,即周倬亮(1826-1887),原名周之翰,字西园,后改名倬亮,字西屏,贵州麻哈州(今麻江县)人。咸丰元年(1851)举人。同治元年(1862)后历官内阁中书、中书舍人、国史馆校对、中书侍读。后往四川,历权知绵竹县事、松潘直隶厅同知、知宜宾县事、权知开县事、越西厅同知兼充定越军统领、马边厅同知兼充镇边军统领、打箭炉厅同知,最后复任松潘直隶厅同知。光绪十三年(1887)卒于官,寿六十有一。

于重庆图书馆。

光绪间马边夷人为乱,鲜有史料留存,因而《丁文诚公致先太守手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丁宝桢为晚清中兴名臣,治川十年,政绩显著,学界关注颇多,但均聚焦于其整顿吏治、改革盐政、治理都江堰、兴办机器局等,而对其筹边策略鲜有提及。故此批函件,对研究丁宝桢乃至晚清的民族政策具有重要价值。笔者对《丁文诚公致先太守手札》进行了顺序厘定、梳理考释,胪列于下。

—

西屏尊兄阁下:

昨缄一函并批答来禀一件,于十五日发行,计邀台览。顷奉十五日发来手书,备聆一是。

靖武军周观察^①此次办理甚为勇往,刻拟进拔二坪,声威较壮,再能移进一步,则夷人必可就抚。惟须大示以威,使其知畏,或可于藏事,可图二三年之安耳。靖武右营已到,兵力较厚,分布又较易,此时应谆嘱周观察步步顾后,稳慎进取,能再打一胜仗,则全局皆振矣。

城防紧要,所办防守一切,均合机宜。保甲一事,闻汉户太零星不整,恐难措手,然亦不可不藉此联络人心,乞酌行之。

范副将不熟边情,恐难得力,亦恐与阁下有碍,故易之。已另换廉副将良^②前来接署。此公虽老,然精力尚健,且悉边事,将来可作一帮手也。惟文武均须和衷为嘱耳。

黄把总文学果如此行为,应不待事竣,即当惩办,庶可以折夷人之心。容即以他事札调上省,发府严讯,彼时再向尊处查取一切夷汉呈词,则各武官不致仇视阁下,文武以后乃能相安。

屏山买米已飭行,刻当奉到,但不^③该县办理如何,乞飭催,并飞行示知,以免悬念。至一切已于昨日函中并来牒批答,详悉言之,不赘。此请勋安不一。弟桢顿首。廿八日。^④

再:已肃函后,适奉二十三日手书,知前十五日所发之函并批禀均尚未接到,驷站之迟如此,可恨。

读来谕,周营自扎大有汛后,当令胡军近扎二坪规复左营。周观察自督所部,进扎核桃汛。夷人蒲车等乞抚不诚,刻拟设法痛剿。此实正办。然

①周观察:即周振琼,生卒年不详,时为四川候补道,以候补道统带靖武军两营入马边平乱。

1895年成都教案后被革职。观察为清代对道员的尊称,下文亦称“周道”。

②廉副将良:即廉良,受丁宝桢委派,接任署马边协副将。

③此处当脱一“知”字。

④此处有注语云:“此函系六月初三日午正专人送来奉到。”按,此注语加贴于函件末尾处,字迹与正文不一,当为周询整理时所加。以下函件,除第四、七函外,信末或开头均有注标明收信日期。

该处路^①险不可不严于防，以免深入受困，前所云步步为营之法，最是要着，可与周观察商酌行之。至来示请飭军进左营，仍须左与右通，洗刷中间，焚山刊木等情，可与各营酌度机宜办理。缘军事有非可以遥制者，恐各营泥于调度之说，有失事机耳。

愚意此时进军左营，自须严防右营，恐该夷见左营得势，乘虚复扰右营，以撤左营之兵，此最宜虑。至焚山刊木，则在事机大定之后始能办理，何也？此时焚山刊木，则火光四起，人亦杂乱，万一夷人藉此混杂掩扑，我军反不辩虚实，或致误事，似宜缓行，以暗防右营为计。现在黄镇^②扎右营，可密为知照，切毋大意。

保甲一事，能于此时联络办理最好，特恐不易为力。望竭力为之。

所请之员杨守尚在木坪，未能分身，蹇令^③说即知照藩司飭委。

至请增饷银，在此时尊处固可照办，而川省近年多增者实属不少，且一增之后永不可复减，不惟不复减，又请加增，藩司于此极为扼腕，缘司库本支绌异常，应拨之处又多，且一经动拨，必须奏咨报销，格外糜费。无怪其一闻加饷，即行疾首，此亦事势之必然者矣。刻拟令藩司再为筹拨经费银二千两，不入司库销案，随后另行设法归补。事竣即停，以免一增之后，永远成例。其夏季练饷，亦令筹拨，赶紧随同前筹之二千两一律委解，以资接济。

所有以后一应军情，尚希随时示悉为要，手此再复，即请台安。弟桢又启。廿八日子刻。^④

此函写于光绪三年五月廿八日。据《丁文诚公奏稿》卷一三《收复马边核

①此处贴注云：“此函系六月初三日午刻专人来奉到。”

②黄镇：黄三秀。时为管带达字新前营总兵。

③蹇令：即蹇洸，生卒年不详。字子振，贵州遵义人。初无意仕进，居家养亲。后兄蹇闾病歿，蹇洸战死，乃援例以同知出仕四川，为丁宝桢所赏识，光绪年间曾历任越嶲厅、马边厅同知，后调江北厅同知，卒于任，年五十九。民国《续修遵义府志》卷二十有传。时任马边办团委员。后文第五函丁宝桢曾云：“才识优长，能耐艰苦。”第八函云：“蹇大令以委员倍历艰辛，尤令人佩仰，并乞代为慰劳，统俟事竣酬劳也。”从信中看，丁宝桢很赏识蹇洸，马边夷乱平定，在丁宝桢的保举下，赏花翎。

④周询注语云：“此函六月十三日午正李镇忠楷带来。”按，李忠楷，时为统带亲兵营副将。又按，此函由本函和补写函件两部分组成，同日所写，共10页。1—4页为本函，5—10页为补写之函。周询整理有两处错误：一是抵达日期标注不一。原札第7页（此页为补写函件首页）下贴签标注云：“此函系六月初三日午刻专人来奉到”，抵达时间与第4页本函末尾签注“此函系六月初三日午正专人送来奉到”相同。第10页下签注云：“此函六月十三日午正李镇忠楷带来”。同日所写之同一函件，抵达日期应相同，当以六月初三为是。此外，李忠楷在第三札（六月初六所写）中，丁宝桢才将之派往马边，亦可为证，详参第三札注释。二是补写函件装订有错简，梳理文字，第7页当在第5页前。

桃汛地折》^①，收复核桃汛之役，由候补道周振琮统领指挥，从此年五月初九日始，至六月十六日结束。核桃汛收复，在五月二十七日。丁宝桢后一日写此函时，尚未得知核桃汛收复消息，但已确知战役发起，进展顺利之情形，故有周观察此次“甚为勇往”、“声威较壮”、“夷人必可就抚”云云。

黄文学之事，下文第二、三函均有提及。此函称“黄把总文学”，第三函称“黄千总”，把总、千总为低级武官的泛称。据第二三函内容，黄文学于马边奸淫夷女，丁宝桢以面询边事为由，令接署的副将麋良告知黄文学到成都，坐实证据，拟将之发府严讯，故云“可折夷人之心”。

收到周倬亮五月二十三日函件之后，丁宝桢廿八日子刻又补写一段。二十三日之前，周振琮与胡国珍率左营，“胡国珍扼扎大有汛……五月初九日，周振琮、胡国珍由大有汛分队从溜沙坡、莱子坝两路进发”，大败夷人，进驻花椒坪，遥望沙匡汛。黄三秀统率右营，“五月二十二、二十三等日，黄三秀探知大鸦口外干河沟麇聚夷匪数百，随带勇跟追，败之于现牛坪、芭蕉槽等处。”^②两路进军均颇顺利，故有“周观察自督所部，进扎核桃汛”等语，之后又对收复核桃汛有战略战术上的指导。

“请增饷银”一事，与当时丁宝桢的军事改革有关。丁宝桢甫到川，对边防军情弊端已有了解，上《沥陈川省败坏情形设法整顿折》，将边防之弊列入了川省极大弊端之一：“今沿边文武，遇事因循，不思抚绥之术，每任弁兵差役，鱼肉夷人，一旦溃决，出扰厅官，则只图迁就以避祸，将弁则且请添兵以冒饷，以致夷人窥见虚实，肆行无忌。查近年各厅经费，递有加增，而夷人益以不靖，此则急宜变计者也。”^③丁宝桢本拟裁撤兵饷，但因马边夷务未靖，未遽然施行。故函件中，丁宝桢对马边请求加增军饷，颇为踟蹰。马边夷务肃清后，即于光绪四年六月初五上《裁减勇营口粮片》，大幅削减军饷。

二

西屏仁兄大人阁下：

昨肃复一函，又批答来牍一件，均于先后三日内发行，计可邀台览。惟此地驿路迟延，恐未能迅速即到，顷专差至奉手书，备聆种切。

马边之事，弟初到任，细查全案一切禀报，其始误于前厅^④之办理模糊，以致酿事；其继误于各营之观望不前，以致夷人窥破伎俩，日归狡谋。

^①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09册。

^②以上俱见《丁文诚公奏稿》卷一三《收复马边核桃汛地折》，第381页下—382页上、第382页上—下。

^③《丁文诚公奏稿》卷一三，第509册，第376页下。

^④前厅指前任马边厅同知林之洛。林之洛（1825—？），安徽怀远人，曾任山西天镇县知县，四川犍为县知县，同治十三年（1874）任马边厅同知。

此时若再迁延,势将益无忌惮,更难藏事。弟所以严督各营不准稍涉迁延,取此之故,兵贵神速,全在始基。此时情势,又非速所能见效,缘过速则恐思虑不周,稍有梦浪,戎机必滞,将欲速而反迟也。然再不速则师老饷匮。军事既不可问,即地方官办理一切亦将掣肘。弟思之至熟,是以不肯不速,而又不得不防其太速,恐其轻进失机,欲令稳慎耳。此中深密机宜,不能不令各营知之,而又不可令各营知之,惜无一人从中暗为节制,阁下高明,必能为弟一助。以后军事,弟催其速进,而阁下从中令其稳慎前进^①(此速中之妙用,望为我斟酌之)^②,既不失之迟,亦不失之速,庶步步前进,步步虑后,再有一二次攻剿,夷之受抚必矣。盖弟严飭催令速进,则各营始不敢推诿以废时;得阁下从中令其稳慎前进,则各营不致躁急以失机(仍是欲其速,不欲其缓也)。此后望即照行,特不可以意为各营道破,是所切囑。

范副将颇不晓事,换之可免掣肘,赓良人甚明晰,事事必能和衷,亦可稍资臂助。黄文学已令赓副将令其来省,但与言有面询边地情形,令之前来,并未明告以调省之故,阁下可作为不知。俟到省后再行发作也。

昨来谕请委员帮办碉堡保甲,实为安边至计,川省此时尤宜以碉堡为急。弟本立意举行,特一时未遑顾及。前函请阁下将所堪以至左右营地势绘图贴说寄送,即是为办碉堡地步,现奉到图示则可无庸再绘。

屏山办米可严催之,如该令延缓即可密函示之,以便飭催。月增经费二千,藩司似有为难,以饷源太绌之故。刻已令将秋冬经费银二千提前赶发,并将夏季练费一并飭发,以济急需。其赏需六千两,昨来牍所陈极为可行,此项弟于日前面告藩司,以此时尚无可赏,应暂停发,现拟当令照此办理,恐一时不能如数,亦须分起筹拨,有此一为腾挪,则阁下庶可从容耳。至赔累之一千数百金,将来事竣后弟再为阁下筹画,不令因公赔累也。

各营军事一切情形,望随时函致为要。手此复请勋安,统维心照不具。弟桢顿首。六月初四日灯下。此函勿令人见,切切。^③

此函作于光绪三年六月初四。从信中语气,此时丁宝桢尚未得知核桃汛收复消息。故在信中密授周倬亮军事机宜,切实强调“稳慎前进”的操作策略:即丁宝桢以总督身份强令各军迅速出击,而周倬亮以同知身份根据马边实际战略事态予以居中调节,以达到稳慎前进、克敌制胜之目的。事关军事机密,故信中有“不可以意为各营道破”,未有“此函勿令人见”云云。丁宝桢《马边夷务肃清折》亦云“于批牍中再三严飭稳慎进取,切毋为贼所乘,致伤精锐而损军威”^④。

①“稳慎前进”四字原文加圈表示着重。

②括号内文字为丁宝桢原笔旁注。按,此类旁注多为补写文字,补入正文语意通畅者,予以补入,不能补入正文者,加括号表示,下同。

③此函贴注云:“此函系六月十三日午正奉,李镇忠楷交。”

④《丁文诚公奏稿》卷一四,第410页上。

“至赔累之一千数百金”一事，乃是因外来军队对本地地形不熟，周侗亮捐资添募本地团勇，以为向导。故函中云“不令因公赔累”。此批招募的本地团勇，后来在收复沙匡汛的战役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马边夷务肃清折》中交代甚详：“去厅城十里以外皆成老林，现只有两路可通，皆系崎岖窄径，间不容足。各营欲剿办沙匡，仍应分两路前进，而路径又苦于曲折难寻，周侗亮当即捐资添募本地团勇十哨以作乡导。分四哨归李培椿节制，由左路引导进攻沙匡之前；分三哨归张祖云节制，由右路引导进攻沙匡之后；其余分三哨归办团委员蹇洗节制，带赴黄茅冈一带扎营，相机策应。”^①据下函，招募本地团勇的具体数额为三百人。

三（图见封二）

西屏尊兄大人阁下：

昨由专差寄呈一函，计邀台览。

马边军事左营已进至核桃坪，已得十之六七，再有一二胜仗，夷人必将乞抚。此时正宜示以兵威。弟顷令亲兵营李副将管带亲兵二百名前赴左营听周道调遣，以资后路策应，并可以添兵壮我声势。右营兵力较单，刻宜防其回扑右营，以击左营兵力。弟又令张镇祖云^②带达右营并亲兵三百名为右营臂助。如此调度，想刻期可以了事。惟此事总以打至左右营为止，若再深入用兵，固无止境。然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亦大可不必。以后须认真筹边计，是为至要之着耳。将来各营稳住左右营后，阁下即可速其招抚，地方官以安民为上，长此用兵，亦非地方之幸，解人当必心知之也。

雷玉春人尚朴实，且亦带勇有年，尚无油滑气，已飭令前赴麾下，听候差委，将来所勇似可令其作营官，俾好整顿。乞酌行之。

各营兵米已极烦难，顷又添千人，吃米益多，可速催屏山代办。弟亦另有札催应发之银，已飭司速发，无庸远念。

再昨商碉堡一事，须以石修筑为好，乞详细酌度。每一堡四方约一里许，每堡约居民户六七十户，须用石若干丈，经费每一堡须银若干，望开单示知。

又可告知周道每于收队时用卷帘收法，以免夷人乘我之隙。缘夷人打仗不难于初战而难于收队。弟等前在贵州办贼，极于此加意。此处山深林密，与黔略同。其战法亦相似，故及之。

此致即请勋安，不一。弟桢顿首。初六日。^③

再：前言黄千总奸淫夷女一事，果有确据否？弟已调之来省，尚未发

①《丁文诚公奏稿》卷一四，第410页下。

②张镇祖云：即张祖云，时为达字营记名总兵。

③周询贴注云：“此函亦七月廿二日二更奉到。”按，此有误。考辨见此函末尾注释。

作。以此事必须先得其实据,发审后使彼无可置辩,乃可置之重典,以彰国法而服夷众。若稍涉愴怵,转为不妥。即乞密行查禀,禀到后弟当作为访闻发审,不言系阁下所禀,以免构怨。乞饰怀至。此事既系密查密禀,不令人知,弟现不札飭,俟密查禀到后,弟作为访闻情节发府,一面再札阁下与廉将查禀,彼时即无嫌可避。可据实具禀也。再请台安。楨又及。

再:李紫东渠言其曾深入夷巢,流连数月,夷人待之甚厚。此次令其前来查看铜山,弟意拟将各夷地所有铜山须尽设法租置,以为我用,不令日后他人夺据。如渠果得力,当加意待之,否则飭回。弟之欲急了此夷务者,一为内地整饬未就;一为堡寨屯田,亟须设法;一为久远之计,未便明言。望阁下体此苦衷,于各营破除情面,实力催办,倘再延误,断不能姑待也。

至于运米一层,刻下能否接济,望速示知,决不令阁下为难也。蹇令人甚明练,其办团一切,必能相助为理。廉副将老成,即可传弟之言,令其遇事竭力为之为要。又及。

再:正封函间,访闻周道营勇有营官被夷人截去一员之说。未知的否?即乞密示。楚人多虚报胜仗,即从前胡曾^①诸公均所不免。弟于该营等来禀多加督责之语,即是此意。至此番批飭各营进剿沙匡,已令其潜师夜袭,攻其不及料,但须愈慎愈密愈速为要,均于批词中详为计议。令望照行。阁下即可索之一观,商定照办。如渠等疑畏,即以前函所云精募三百土勇助为前锋,为主驭客之举。该营等见阁下书生奋袂,捐资助剿,必将因愧生奋也。再颂台祺。弟再启。^②

此函写于光绪三年六月初六,是丁宝楨闻知五月二十七日核桃汛收复的消息之后所写。故云:“马边军事左营已进至核桃坪,已得十之六七,再有一二胜仗,夷人必将乞抚。”稳妥起见,丁宝楨进行了军事调度,让张祖云、李忠楷带兵前往支援:“臣恐路险兵单,现又派统带达子营总兵张祖云率该部右营及亲兵二百名、统带亲兵营副将李忠楷率亲兵二百名驰往左右路,随机助剿。”^③果然,此后的六月初七日,右营有天星桥之战;左营开始分队搜山。十一日,右营有鱼濠口、横山塅之战;十六日,左营进剿花板冈、进达三河口,左右营会合,核桃汛地界完全收复。^④

①当指湘军首领胡林翼和曾国藩,二人均为楚人。

②周询贴注云:“此函八月初六日已正奉到,由熊参将带来。”案:前一贴注和此贴注均有误。

此函紧接前函,前函写于六月初四,此函写于六月初六,前函未及李忠楷,而此函中有“弟顷令亲兵营李副将管带亲兵二百名前赴左营听周道调遣”。据此,副将李忠楷由成都派往马边,是六月初五六日之事。由前函贴注“此函系六月十三日午正奉,李镇忠楷交”可知,此函和前函当均由李忠楷带交,时间当同为六月十三日。

③《丁文诚公奏稿》卷一三《收复马边核桃汛地折》,第383页上。按,张祖云所率亲兵,奏折为二百名,信札为三百名,略有参差,或是丁宝楨记忆之误。

④见《丁文诚公奏稿》卷一三《收复马边核桃汛地折》,第382页下。

“弟等前在贵州办贼”一事,据《丁文诚公年谱》云:咸丰五年(1855),“杨隆喜犯黔西,去牛场五十里而近,大盗刘保应之。公时率乡勇八百人守平远之姐胡卢河,禽之而后渡,与杨隆喜遇,三战生禽贼酋九人,隆喜窜安顺州境,以安普定大河十三寨仲夷叛,威宁官军败溃,公乘胜破降之。又败隆喜定番州。”咸丰六年,“时苗教号贼遽起。巡抚蒋公蔚远奏留公防省城,旋率军剿平巴香铁厂堡,解平越州都匀府城围,攻破甕安贼贾复保。当是时,黔上下游皆贼烽火,去行省不百里,无饷无援。独赖公提孤军数千,往来驰击,尝并日不得食,徒以忠诚激励,所向有功,支撑数年,然公亦疲于奔命矣。”^①

补写信函中所云租置铜山一事,丁宝桢是想将夷地铜矿为我所用,开采铜矿,以为长久之计。以下第六函亦有涉及。考之《嘉庆马边厅志略》,马边厅治南有,“铜厂沟,产铜矿,在官湖乡”,“冒水孔,在屏邑,有铜厂”^②。

四

西屏尊兄大人阁下:

昨复一函,计已登览。

马边夷务本疥癣之疾。前以周道带勇在省住扎多日,是以令其前往办理,冀其能自振立,迅可蒞事。嗣以其进至大有、核桃坪、三河口等处,尚觉出力,而川省则无得力可靠之营。弟以饷需匱竭,极拟裁撤从前无益之勇,办理尚未就绪。是以虽令其办理,但能认真打二三好仗,多杀数十名夷匪,使其畏威乞降,即可将就抚绥,为善后赶办碉堡招屯承远计。不料其迁延退缩,不知自重至此。查剿办此等夷匪,原无堂堂之阵,彼此对垒,有胜负可分,其事与贵州苗匪同,兵出则伏,兵去则回,出叫号截我归路,须以计取,方能多杀数十人。然必须将卒有勇往之心,始能决奇制胜。周道既无敢战之心,即奇计亦不能行。楚军近日皆如此情形,深为痛恨。刻已将该道调回(周道撤回,且不必与周道言明,恐其将卒先行溃散,应俟李镇培椿^③到后再令知之,其名札不由运递,亦并交李镇带交,以免漏洩,切要切要),不令日久虚糜饷饩。惟来示云不必派营,只调张世康一营前来,弟思周道既无能为力,则张镇^④之势稍孤,徒令张守^⑤前来(且木坪之案,正在议办,该

①何炯编:《丁文诚公年谱》,光绪二十七年刻本,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64册,第327-328页。

②周斯才纂修:《嘉庆马边厅志略》卷二《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志辑69》,巴蜀书社,1992年,第428页下。

③李培椿,时为副将衔佟先参将,马边夷务肃清后升任总兵,不久即病逝。“丁宝桢于光绪五年奏准已故副将李培椿剿贼立功,在川病故。于马边厅城建立专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5年,第27辑,第817页下)

④即张祖云。

⑤当即前云张世康,此人不详。

处亦须有人弹压，一时亦难调开），亦不能左右兼顾，仍应另派营会同张镇，不分彼此，实力剿办，方乃有济，切不可再涉迁延。弟于川营，极知其气习大坏，无可与办事者。前经裁撤各营，另募寿字新营交李镇培椿统带，似尚可用，现已飭令前来替换周道，到后乞将一切夷情详细告知。李镇培椿系云南人，与弟带勇有年，人尚奋勇且极和衷，但恐其躁进，须不时相事势规之。我兄诸事可推心置腹，与之共理。并令张镇祖云与为联合一气，彼此同心，必可成事。至弟前函捐银千二百两，请作为吾兄自行捐募。勇丁三数百人，作为该营前导。现已飭令熊参将家恒、马守备开勋管解前来，即希查收照办。主人振奋于前，各该营当无可借口也。至熊马二员，人极勤奋，能吃辛苦，营务亦熟悉，前阁下以雷镇^①不便调度，兹特飭该二员前来，俾供驱策。可于二员中酌留一员，或以一员作营官，一员作帮带，悉听尊裁。李镇到后所有粮米，一切希为代办，其银即由营扣还，已与李镇言之矣。周道回省所有一切军火，即为截留，以供李张^②及所勇之用，已札知周道照办，并以附闻。再剿办夷人，原非内地贼匪可比，彼以伏藏伺击为能，我军亦宜效彼所为，以破其计，大约总以夜袭为得计，但须向导得力，希与各营酌行之。至解散胁从附和，专剿出巢滋扰之夷，告示必须多为张贴，并须传入夷巢，以免煽动群夷怀疑助虐。其擒获各夷，可以不杀者，且缓为羁禁，以之作饵。沙匪一带，当乘此天气晴和时，一为攻剿。此地若得，则夷当畏威就抚矣。总之，此事非可徒以兵力争，久远之谋在于办堡垒招屯田，使人各自为战，庶可得力。高明必深知之。此颂勋安，不一。弟桢顿首廿七日。

再：所勇添口粮一层，已催局赶紧详复照办，日内即可详到，并令将所需酌发一二月也。赓即札行，又及。

此函作于光绪三年六月廿七日。核桃汛地界六月十六日完全收复，丁宝桢已得知此消息。此信内容是军队的人事调动部署。

首先，丁宝桢对统军将领进行了调整：将周振琼调回了成都，换之以副将銜岱先参将李培椿，并密示周岱亮暂时保密，等李培椿到岗再告知周振琼。临阵换将之原因，上函补写内容中已有所提及：“楚人多虚报胜仗。”丁宝桢对楚勇一直印象不佳。故此函对周振琼之畏缩不前，贻误军机，甚为不满：“不料其迁延退缩，不知自重至此。”“周道既无敢战之心，即奇计亦不能行。楚军近日皆如此情形，深为痛恨。”在谈及周振琼调动过程中，丁宝桢顺带提及了自己已开始着手办理的裁减勇营及其口粮之事：“弟以饷需匱竭，极拟裁撤从前无益之勇，办理尚未就绪。”此事在丁宝桢光绪四年六月初五上奏的《裁减勇营口粮片》中有详细说明：“川省留防勇营，有楚、黔、川之分，其口粮章程亦异。楚勇口粮最重……初拟将各营勇量为裁撤，冀省饷项。因彼时现办马边夷务，攻

①当即前札之雷玉春。

②指李培椿和张祖云。

剿正属吃紧……详察情形，勇营断不可少而饷项不继，殊切焦思，再四筹商，惟有将楚勇等营各口粮设法裁减，以期节省，庶可彼此兼顾。随于光绪三年四五月起至年底止，陆续将裕字营楚勇一千二百名、律武营楚勇一千五百名、亲兵营楚勇一百名、湘果营楚勇一百名、虎威宝营二千三百名，旧欠口粮饷项算清发给以后，口粮一律裁减，改照山东勇粮章程支发。其湘果营黔勇五百名、靖武乡导营黔勇三百六十名，亦改照新章一律办理。至定边营川勇二百零三名、安西营川勇五百名，查多疲弱，即为裁撤另换。”^①这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裁减勇营的起止时间，为“光绪三年四五月起至年底止”，正值核桃汛收复战役发起之初^②，故云“彼时现办马边夷务，攻剿正属吃紧”。二是四川军队，多由楚勇组成，故裁减对象也主要是楚勇。丁宝桢对楚勇并无好感，故此信中对周倬亮感叹道：“川省则无得力可靠之营”，“弟于川营，极知其气习大坏，无可以办事者。”果然，在裁减口粮之外，丁宝桢在楚勇的组编上，亦有重大调整：“一面将裕字营楚勇一千二百名分作两营，改为泰安营，檄飭总兵李培荣统带。又将律武营楚勇一千五百名内分出一千名并合并虎威营楚勇二千三百名，共三千三百名，分作七营，改为寿字营，檄飭参将李培椿统带。”^③信中所云：“前经裁撤各营，另募寿字新营交李镇培椿统带。”两条资料相互印证，说明楚勇的重编组建，光绪三年六月已经完成。另，《马边夷务肃清折》亦呈报了此次临阵换将：“前派候补道周振琼所部靖武全军在防，日久兵力不无疲乏，恐难得力，当将该营调回省城暂予休息。另派副将衔佟先参将李培椿统领所部寿字三营，前往接剿。”^④这里，换将原因被丁宝桢以兵力疲乏一笔带过。其实，据此函，真正原因是丁宝桢震怒周振琼“无敢战之心”，“迁延退缩、不知自重”，“楚军近日皆如此情形，深为痛恨”。由上条资料还可知道，新组建的寿字七营，李培椿带到马边接防者为三营。

其次，丁宝桢还调离了“不便调度”的雷玉春，换之以参将熊家恒、守备马开勋，对二人有简略介绍并提出了安排建议。除此之外，丁宝桢还开具名帖，向周倬亮推荐二人。周询整理手札，在第四函之后保留此名帖，内容如下：“呈开：副将衔佟先参将熊家恒，贵州人；佟先守备马开勋，云南人。此二员极诚实，营务亦悉，可酌留一员以管带所勇，令其训练。如两员并留亦可，但须多筹薪水，恐力不及耳。”此内容正可与信函中的介绍和安排相互印证。

五

西屏尊兄大人阁下：

昨接来函并会稟公牍，一是聆悉。

①《丁文诚公奏稿》卷一五《裁减勇营口粮片》，第433页上。

②前已述及，核桃汛之役始于光绪三年五月初九。

③《丁文诚公奏稿》卷一五《裁减勇营口粮片》，第433页上-下。

④《丁文诚公奏稿》卷一四《马边夷务肃清折》，第410页上。

马边夷务日久迁延,兵将屡易,殊不成事。且以此疥癬之疾,老师耗饷,亦非所宜。此次阁下调集团勇,会合各营,进攻沙匡一路,想不日即可得手。此处一经示威,则诸夷必能向化,且可出示招抚,以安反侧,并令安静之夷,不致生心。吾兄即因势利导,准予归诚,此事全在以后办理得宜。目前用兵,特耀威以为后来地步耳。要知自古夷患,无不起于汉人者。譬之犬羊,稍有以饲之,则安眠不动,狎而侮焉,则群起而噬矣。夷人今日固不好,而汉人平日之与夷人交涉者,又何事不欺凌太甚耶?不惟汉民,即汉官亦何事足以对夷人耶?今据汉人言,必欲将夷诛尽,天下安有此办法?汉人文官武弁来此递禀投劾剿夷者不少,均严加斥责也。吾兄此次调集各团助剿,殊为奋发,但团勇前进,必须认真节制。梗化者,我令剿则剿之;归诚者,我令抚则抚之。令由上行,不准该团勇借此兵威,以图报复,违则治以军法。至于沙匡一剿之后,夷人来归,即可安抚。如汉人有妄议者,即具禀究治,毋令乱我政令,斯为至要。从前归诚之夷,同已来城当差且有在营当差者,须善为安抚,切勿凌虐杀害。弟日后到所,尚有用彼之处也。

兵米一切,已札屏山、犍为仍旧照办,即移催之。其米价脚费可为陆续清结,以免赔垫。

李寿堂^①勇略颇有,而患其性躁,须时加规劝,为嘱。并须嘱其毋轻听人言,尤为切恳。张镇老成稳练,并令寿堂与之和衷。川省边事须从新整顿,亟望早为竣事,以谋经久之规,是则区区所切盼耳。专此。复颂台祺。不一。弟桢顿首。九月初八日。^②

此信写于光绪三年九月初八日。时沙匡汛已经收复。沙匡汛之战,分左右两路展开进攻。八月初十,右路由张祖云带领,由白羊坡进剿钻天坡;八月三十日,左路由李培椿带领,由土地坳直逼沙匡汛。两路约定,九月初一日发起总攻。当日,左路即攻下沙匡汛,夺据油石沟。初三日,右路攻克险隘观音岩和钻天坡。沙匡汛地界完全收复。此后,夷人纷纷来归^③。

写此信时,丁宝桢尚未得知沙匡汛收复消息,但已经料定,此战必胜。故云:“进攻沙匡一路,想不日即可得手。”所以对战后夷人安抚事宜进行了一系列安排。丁宝桢深刻认识到,夷汉之争,汉人亦有很大的干系:“自古夷患,无不起于汉人者。”夷人固有其粗鲁野蛮之处,但汉人对其“狎而侮”、“欺凌太甚”,是夷人反叛的根源所在。进而,对汉族官员要求将夷人尽数歼灭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不惟汉民,即汉官亦何事足以对夷人耶?今据汉人言,必欲将夷诛尽,天下安有此办法?汉人文官武弁来此递禀投劾剿夷者不少,均严加斥责

①寿堂当为李培椿字。此处描述李寿堂“性躁”,与前第四函描述李培椿“恐其躁进”,性情一致。

②此函之后,周询时间标注不再是贴注,而是直接题写在信函末尾,注云:“九月十三日戌刻奉到。”

③参见《丁文诚公奏稿》卷一四《马边夷务肃清折》,第410页下-412页下。

也。”同样思想在第八函亦有体现。第八函丁宝桢因周倬亮信中说“治夷易，治汉难”，心生感慨云：“诚为中肯，夷人不过顽悍，然果恩信素孚，当易就理。汉人诡诈百端，处危则思命，处安则嗜利。川省边务何一非汉人自肇，而犹可恨者，则绿营之弁兵，文署之差役，众为恶劣，望阁下与赓副将一洗此浇风也。”所以，丁宝桢切切叮嘱周倬亮：“夷人来归，即可安抚。如汉人有妄议者，即具禀究治，毋令乱我政令，斯为至要。”从中可以见出丁宝桢少数民族治理思想的深远谋略。丁宝桢治川十年，政绩显著，研究亦多，但少有涉及其安边治夷思想者，因而此批函件的史料价值，不容忽视。

六^①

西屏尊兄大人阁下：

迭奉三次手函具悉^②。

此次沙匪获胜以后，夷人颇慑声威，连日相约投诚者颇多，不似从前故态，殊为欣慰。此皆阁下布置得宜，各军用命奋勇使然，尤为欣喜。惟夷巢险峻，得胜之后，须益加小心防范，不可稍涉疏忽。后路尤宜布置谨严，切要之至，万毋大意。乞密速知照李、张二镇。加意严防后路之事，尤须阁下与赓副将代为妥密布置也。至沙匪已克，夷人震惧，亟应乘此大张晓谕，许以归诚并安慰解散之众，俾其离匪就我，斯无反侧之人从中构煽，夷人亦断不至再有反复。若必须一意示威，则剿外夷本不同剿内匪，盖内匪在腹地，不剿尽则内地不安；外夷在边塞，不安抚则祸连莫释。古人驭夷，重在羁縻勿绝，即是此意。此次声威已震，夷人胆寒，就此安抚，不惟马边之夷可以帖然，即远道各夷亦将震于虚声，不敢狡逞。况兵不可以久，久则老，老则疲，万一相持过甚，困兽犹斗，何况野夷？边事只宜静谧，不宜张皇，高明必深鉴及此也。李寿堂气盛，须时规劝之。如夷人受抚，当结之以恩，示之以信，不可过于刁难。犬羊之性，非可纯以理喻也。至二坪汛、沙匪汛所留夷人，自应留下，此时即欲迁徙又将何处安置？若逐之远去，彼无所归，仍复为匪。内地文弱良民一为饥寒所迫，且易流而为匪，遑问夷人？且将来办理屯政，亦不能不有以安插夷人。不过，夷汉不令合堡，外示区别，以免日久构仇。其田地仍当分与种植。要知马边各路本系汉夷杂处之地，如黔之下游各府属。然今若尽逐之，或迁徙之，自古及今办理边务者均无此办法，徒为乱阶，决不可从，乞遵照办理。所有二坪、沙匪所留夷众数百户，即切嘱李寿堂加意抚绥，并择其穷苦者而衣食之。其余来投者，一律抚慰，以便兴举堡屯，为久远计，是为切要。至来谕请派道府大员前来会办，容即酌行。同知改建之说，亦当查照议办，此在奏报肃清招抚以后，刻尚不

①第六函与第七函，周询装订顺序错乱，笔者重新厘定。

②周询行间夹注云：“九月廿五日奉。”

能递发也。

屏山办米，已严檄飭行，想可无误。犍为亦有札飭问，现任陈令居官颇好，亦必能照办，惟该县等运米一切价脚各费，总须与之随时清理，俾免久垫，自不致借口耳。

开铜之事，弟别有意见，所虑甚远，不在目前。亦望夷务早竣，便好设法兴办。夷汉仇怨，今日已深，可晓谕汉人以后务各安本业，庶能日久无事。

越嵩交代应领之款，阁下既作为捐项，诚为急公，已谕令藩令赶紧查明拨发。至前次改勇营口粮一层，早经准办，昨询之筹饷局，据称已将一月饷拨解，未知收到否？乞示知。此事如九月底可竣，即望于竣事后飞速会衔具禀以便入告。弟亦即起程前来查办一切也。

蹇令诂才识优长，能吃苦耐劳，实为特出之才，俟事竣时当随折酬其勤劳，希告知之。

手此即复，敬请勋安，统维心照不具。弟宝桢顿首。九月十六日。

此信写于光绪三年九月十六日。丁宝桢已经获知沙匪汛收复的消息，故进一步对夷人安抚作出了安排。丁宝桢依据马边夷汉历来杂处的现实情况，指出不能远逐或迁徙夷人。对投诚之夷人，当兴建堡屯，分与田地，此为长久安边之计。详见第八函考辨。

据此信可知，丁宝桢拟定起程前往马边与周济亮等会商安边策略，但未明确具体时间。只说：“此事如九月底可竣，即望于竣事后飞速会衔具禀以便入告。弟亦即起程前来查办一切也。”据第八函“弟本拟俟会报竣事后即具折奏报，并前来商办一切”云云，“竣事”当指马边夷务肃清，诸夷全部归服，军事行动结束。

七

西屏仁兄大人阁下：

廿日早专差至奉，手书备悉。

沙匪克后，归夷日众。此乃真心就抚，宜示以恩信。前次复函已具道至详，无庸赘囑。

天气将寒，望迅速藏事，以为休息之计。碉堡屯田两层，弟到后查看情形即可节须办理。此乃安边至计，决不可不及兴办。

李镇、张镇和衷共事，殊为心喜。张镇未曾相识，然悬揣其人，似颇有血性；李镇则气象发皇，颇有将略，使阅历再深，当不可量。高明以为何如？

马边僻处，弟到彼时，一切无须费事，但为预备一公馆，足矣。

弟本日即起程赴灌县查看堰工，约廿六日回省，因专差回，手草数行。

复颂勋祺，维心照不具。弟宝桢顿首。廿二日辰刻。

此信写于光绪三年九月廿二日。此函署名处只标注廿二日，周询整理时

亦未标注收信时间。信中提及丁宝楨廿二日至廿六日考察都江堰水利，查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所上《筹款修都江堰工折》，其云：“本年九月间，轻骑简从，率同署成绵龙、茂道丁士彬，随带熟悉水利之员，亲诣都江堰详细履勘。”^①由此可知，此信写于九月。

八

西屏尊兄大人阁下：

昨专差至，奉十四日手示，备聆一切。

各夷纷纷乞抚，自可因势利导，与之设盟，以期藏事。惟夷人无常，以后全在抚驭得法，斯稍可久长耳。碉堡之筑，昨于蹇大令函中详细批答，本系就图酌定，不知能扼要否？然大要则在多建，多建则我之声势联络而夷人之力亦分，但非三数年不为功。弟拟自明年为始，专力于此，由城而廓充，渐推渐远。一堡修成，即招垦以资守卫。盖必有人而后堡可守，故招垦之事，与堡相为依附也。夷人就抚必有赏需，昨已令藩司发银二千两解交，计日想可到。惟此间库款不裕，藩司动辄为难，殊非至计。弟于事倍加筹画，而到此未久，一切尚费经营，心力实已交瘁矣。

夷人漫无统率，自相雄长，实为乱阶。来谕拟设千百户以资驾驭，极为得法，此当于奏办。善后时，将与改所为直隶所属，以屏山一层同为议办，想可邀准。至设立千百户，即可详细酌议禀明，以便批司核议，详复奏行。

至来谕云治夷易，治汉难，诚为中肯，夷人不过顽悍，然果恩信素孚，当易就理。汉人则诡诈百端，处危则思命，处安则嗜利。川省边务何一非汉人自肇？而犹可恨者，则绿营之弁兵，文署之差役，众为恶劣，望阁下与廉副将一洗此浇风也。前来禀所称交代应须各款及程丞应交之款，均已行司查办，乃日久尚未详复，足见此地公事之疲玩，当再催之。弟本拟俟会报竣事后即具折奏报，并前来商办一切。嗣省中司道以此地冬令宵小易发，恳请缓行，而提军亦有缓行之请。是以不能不以根本为重。前赴贵治之役，本年似作罢论，俟明岁再酌。惟一切应办事宜，仍须即时逐条议办，乞与蹇大令诸位斟酌地利情势条议前来，随即妥为核明办理，是所切囑。

又来谕以军事已竣后，不再致函，以为杜绝嫌疑起见，足澄远虑。惟办公一切，全在通情而后事少扞格，官样文章终鲜实济。以后如有紧要之件，仍应以此函相通，便于商办，固不必拘此形迹也。

专此，复请台安不具。弟宝楨顿首。十月廿六日戌刻^②。

再：李、张两镇，严寒在营，实为辛苦，每念之，殊为心佩。其营官弁勇值此大寒，驰驱边塞，尤堪惦念，乞为弟劳之。俟事竣后当一体犒赏，以恤

①《丁文诚公奏稿》卷一四《筹款修都江堰工折》，第413页下-414页上。

②周询夹注云：“十一月初三奉到。”

勤劳也。蹇大令以委员倍历艰辛,尤令人佩仰,并乞代为慰劳,统俟事竣酬劳也。再请勋安。弟再启^①。

此函写于光绪三年十月廿六日,时马边局势已趋稳定。信中对善后事宜作出了安排。

善后安抚夷人的长远策略是兴堡屯田,丁宝桢对此相当重视,称之为“为久远计,是为切要”(第二函)、“安边至计”(第三函)。在战事胶着之时,丁宝桢就未雨绸缪,开始筹划兴堡屯田。第二函中,“所堪以至左右营地势绘图贴说寄送”,丁宝桢曾要求周济亮等人绘制地形图,以便设计碉堡屯田之位置。此图后来又有勘订。光绪四年,“叙州府知府史崧秀驰赴马边,会同周济亮、廉良等查勘明晰,速行筹度,妥议周详,联衔稟覆核办。兹据史崧秀、周济亮、廉良绘具图说稟称:周济亮会同委员蹇洗于四月初间,亲至沙匡并两营履勘地势”,周廉二人将应当修碉建堡之处绘图标示,“应修碉者计三十六处,应修堡计六处”,丁宝桢觉得“碉多堡少,实非现时所宜”,“于图内将修碉数处,酌度形势,改为修堡,似觉联贯周妥”^②。第三函中,丁宝桢安排了修建碉堡的建材、规模、经费等:“以石修筑为好”,“每一堡四方约一里许,每堡约居民户六七十户,须用石若干丈,经费每一堡须银若干”。战事刚刚结束的第六函中,夷人来归,丁宝桢又特别就堡屯安抚夷人作出了规定:“将来办理屯政,亦不能不有以安插夷人。不过,夷汉不令合堡,外示区别,以免日久构仇。其田地仍当分与种植。”为了夷汉长久相安,丁宝桢要求夷汉不合堡。在此函中,马边政局趋于稳定,丁宝桢又强调了堡屯的作用意义并指出堡屯建设的长期性:“大要则在多建,多建则我之声势联络而夷人之力亦分,但非三数年不为功。弟拟自明年为始,专力于此,由城而廓充,渐推渐远。一堡修成,即招垦以资守卫。盖必有人而后堡可守,故招垦之事,与堡相为依附也。”

信中赞成周济亮“拟设千百户以资驾驭”,赞之为“极为得法”,并要求周济亮“即可详细酌议稟明,以便批司核议,详复奏行”。后来,丁宝桢上奏的《马边善后事宜折》对千百户设立有详细的说明,即为周济亮等拟定。^③

在此函中,丁宝桢取消了前两函中商定的马边考察行程,而取消原因是“省中司道以此地冬令宵小易发,恳请缓行,而提军亦有缓行之请,是以不能不以根本为重”。故而将考察马边推到了来年。但考之《丁文诚公年谱》及《丁文诚公奏稿》,均无考察马边之记载,故此次考察,丁宝桢终未成行。

此函中“来渝以军事已竣后,不再致函,以为杜绝嫌疑起见”云云,正可和周询《蜀海丛谈》中“濒行时,约遇事互以草书作函,勿拘官式”相印证,也可

①周询夹注云:“十一月初三日奉到。”

②以上俱见《丁文诚公奏稿》卷一五《马边善后事宜折》。《续修四库全书》,第509册,第435页上-下。

③以上俱见《丁文诚公奏稿》卷一五《马边善后事宜折》,第434页下-435页上、436页上。

说明,此信是丁周二人马边夷务的最后一封信函。

补写函件对李培椿、张祖云和蹇洗三人予以了极高的评价,并许诺“事竣后当一体犒赏”,“事竣酬劳”。丁宝桢后来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光绪四年正月)以剿办四川马边厅匪徒,攻克沙匡贼巢,全境肃清。予总兵张祖云以提督简放,擢参将李培椿以总兵简放,与总兵刘顺望、屈贵隆,副将陈贯甲、参将章世荣、陈树勋、守备汪期绅,均赏巴图鲁名号,赏同知蹇洗等花翎,餘升叙加衔有差。”^①至于周济亮,据其子周询云:“事定叙功,公得旨以知府在任候补,并加道衔,赏戴花翎。”^②

以上八通信札,时间均在光绪三年,从五月廿八日到十月廿六日,持续整整五个月,包含马边平乱中收复核桃汛和沙匡汛两次重要战役以及马边政局稳定后的诸多善后事宜,极具史料价值。在二人通信过程中的七月二十二日,丁宝桢上《收复马边核桃汛地折》,上奏马边平乱的阶段性胜利。二人通信结束之后的十二月二十日,丁宝桢上《马边夷务肃清折》,对马边平乱进行了总结。次年七月初八日,丁宝桢又上《马边善后事宜折》,对马边设土千百户、设堡屯田等事宜进行了详细安排,以达到以夷制夷、安抚夷众之目的。^③十月,丁宝桢撰写、周济亮手书的《丁宫保筹边策》刊碑立于马边城外,此碑民国年间尚存,其碑文云:“明赏罚以伸信威,设夷酋以资约束,集乡团以慎防御,筑碉堡以广招徕,界兵民以杜骚扰,定斗秤以禁欺凌。”^④此即为周询《蜀海丛谈》中所云的“公又将善后各策,刊碑以规久远”^⑤。短短42字的筹边策,是丁宝桢对自己安边策略的精炼概括。

【作者简介】杨理论,男,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①《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六五,“光绪四年正月上”,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3页下。

②《蜀海丛谈》,第263页。

③丁宝桢奏折中的安边策略,民国学者任映沧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写成的《大小凉山傜族通考》(民国三十六年西南夷务丛书社铅印本)第八章“清代之夷患”之第四节“清季之专事防堵与夷患”中有简略涉及,可参看。任先生显然没有见到此批手札。

④民国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四川西南边区雷马屏峨昭五县垦牧调查报告》著录此碑并碑文,碑文后云:“见于马城外之石碑。于光绪四年十月由调署马边厅事周济亮书。”(《建设周报》1938年七卷十一期)

⑤《蜀海丛谈》,第263页。

西屏尊元大人同下由專差寄呈一面
計述
台覽馬邊軍事在在已進至核桃坪
已得廿之九再有一二勝仗夷人必將乞
撫此時正宜示以兵威牛漢令就兵呈李
副將管帶新兵二百名赴左是時周
道潤遣以資後以策應并予以添兵壯

丁宝桢致周济亮函(局部)

详参薛以伟《〈丁文诚公致先太守手札〉考释》一文

孟幼吾兄有道別後忽、兩月比想
起居勝常為頌此間夏令而不甚熱中於五月遷入後門藏書
局新居家巷未來屋多人少於銷夏於為宜
王居甚高梁以上居
不若居此通
暑中無可消遣頗作金石題跋近三四日因成魏名佳蹟考一卷
錄今歲所出魏名佳蹟諸殘石小片共得三千字許比宋人所見乃
踰倍也才在此應酬稍無此間可深考據學者有王聖可與侯駒
麟者則與此堪和燭摩挲數思
丁酉春日丁元公為
元來此並大學下半年事全不
了知瑞元而不易命駕也陸上諸公不甚知此間情形如通書
則書不勝書而流亡恒喜以書佳觀
不充多生是非故親不敢
通書於諸老然予上月却有一文字函向方學術報一之害并現在
白雲一道中間甚費周折乃得上達亦聊盡寸心不敢言有所補
益然不敢以告流亡諸公也
春月內向北來
垂處更難諸君
想亭暗風走道注教梁子知以下筆
又勸中注尚書此却教教
梁有生發也近來既思梁易觀
皆懷恨文不依他種文清
元謂介信
李廣元信為
苦瓜大和狗鵲會
道安不一
和狗鵲會
印三P7

王国维致张尔田函

详参刘波《王国维致张尔田函考释》一文